

虎啸 深山

HU XIAO SHEN SHAN

朱瑞钦◎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虎啸 深山

HU XIAO SHEN SHAN

朱瑞钦◎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虎啸深山 / 朱瑞钦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360-7681-5

I. ①虎…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6730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道学 黄玉雯
技术编辑：陈诗泳
装帧设计：黄秀华

书 名	虎啸深山 HUXIAO SHENSH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4.25 1插页
字 数	220,000字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内容简介

解放初期，潜伏下来的原国民党县长曹匡文，与台湾派遣的特务相勾结，网罗当地的反动军官、土匪、恶霸地主和地痞流氓，拼凑起“粤赣湘边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的土匪武装，大肆造谣、抢劫、杀害我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攻打我县、区、乡政府，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人民解放军某部猛虎团奉命进剿。在当地党委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发扬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全歼了这股顽匪。

目 录

第一章 古寺幽灵	001
第二章 猛虎回山	011
第三章 破釜沉舟	020
第四章 请君入瓮	026
第五章 青山忠魂	034
第六章 扑朔迷离	043
第七章 初生牛犊	051
第八章 路在何方	062
第九章 蚁蛭蜂起	070
第十章 山城激战	077
第十一章 釜底抽薪	089
第十二章 引蛇出洞	108
第十三章 将计就计	116
第十四章 回头是岸	125
第十五章 借题发挥	142
第十六章 烈火真金	154
第十七章 走向光明	167

第十八章 似火红枫	178
第十九章 暗度陈仓	190
第二十章 舐犊情深	196
第二十一章 瓮中捉鳖	203
第二十二章 大恶难宥	209
尾 声	219

第一章 古寺幽灵

—

1949年11月中旬，时令虽然刚过立冬，但粤北山区的早晚就已有几分寒意了。山上的常青树木已经由翠绿转为青黛色，褪冬树木的叶子开始枯黄，一阵山风吹过，唰啦啦地落了一地。一些虽黄未枯的叶子，像极不情愿掉落似的，仍然顽固地挂在枝条上，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一个漆黑的夜里，在粤赣湘三省边界白狼山一座名叫白狼寺的大殿里，十几个汉子聚坐在一张八仙桌前狼吞虎咽地吃喝着。这些人年龄参差，有的五六十岁，有的四五十岁。服装也各异，有的长袍马褂，有的西装革履，有的身着中山装，还有的穿着褪了色的、皱巴巴的国民党军服，也有的穿着唐装衫裤。从一张张涨红得像猪肝似的脸和满地狼藉的禽畜骨头来看，这些人在这里吃喝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山野的夜格外寂静，偶尔从附近山梁上传来一两声狼嚎声和猫头鹰的尖叫声，更增添了几分阴森和恐怖。

汉子们一边吃喝着，一边互相打趣着。

一个穿着国民党军旧军装的汉子端着酒杯，趑趄趑趄地来到一个穿唐装衫，留着平头的中年汉子身边。他把酒杯举到对方眼前，结结巴巴地说：“雷鹏兄，听说你的轻功非常了得，共军把你们包了饺子，手下弟兄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而你却跳窗逃了出来，兄弟我佩服得四脚朝天了。”说罢，也不等对方碰杯，

一仰脖把杯里的酒吞进肚里。

那个汉子的话，无疑是戳到了雷鹏的痛处。一个多月前，被任命为敢死队队长的他，奉老上司的命令，带着手下三百多弟兄，到鸡公山伏击南下的共军。哪知刚一交火，就被共军打得稀里哗啦，手下弟兄死伤大半。他带着残余的百十个弟兄逃到山上的一间破房里，共军又立即追到，把这间房子包围起来。情急之下，他也顾不得手下弟兄的死活了，趁外面共军喊话之际，他抓起地上的石块把窗条打断，纵身一跃跳了出去，这才捡回一条老命。

雷鹏听出了对方话里的弦外之音，知道他是在挖苦自己。要是换了别人，准会一蹦三丈高，与对方拳脚相向。但他听了却像没事人似的，他缓缓端起酒杯站了起来，满面笑容地说：“刘兄说哪里话来，兄弟这点小伎俩，和你祖勋兄相比那就差得太远了。谁不知道你老兄土遁术的厉害，能够在共军的追击下钻进粪坑里逃过一劫。”

雷鹏所说的这件事，也是发生在一个多月前。当时刘祖勋带着他的自卫大队偷袭粤北游击队队部，被游击队打了伏击，手下弟兄死伤过半，其余的四散逃命。刘祖勋带着他的亲信马车逃到附近村子的一间茅厕里，眼看游击队的追兵就要逼近，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刘祖勋顾不得脏臭，一咬牙跳进了齐胸深的粪坑里，直到追兵退去，他才从粪坑里爬了上来，到附近的小溪里泡了足足半天，才勉强把身上的臭气冲洗掉。

雷鹏的话音刚落，立即引来哄堂大笑。

刘祖勋在雷鹏面前讨了个没趣，他不能就此罢休，他要挽回这个面子。当下他环视了一下众人，把目光盯在一个年龄在六十开外，身穿长袍马褂，身材高大的老者身上。刘祖勋站起身来，脸上堆满笑容，冲着老者抱拳作揖：

“咦，这不是雷团总雷老前辈吗？久违，久违。”

老者肥大的身躯端坐在凳子上，微笑着拱了拱手：“客气，客气，老朽正是雷天骥。刘大队长有何指教？”

刘祖勋嘻嘻地笑着：“几年不见，雷团总怎么像霜打的茄子似的，往日的威风哪里去了，莫不是在共军手下吃了败仗？”

雷天骥向来倚老卖老，听惯了别人的恭维话，从没人敢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说话。当下他愣了愣，当弄明白刘祖勋是在奚落自己后，不禁火冒三丈。他粗声粗气地回敬道：“老朽在共军手下栽了跟斗不假，但还没到全军覆灭，自己钻进粪

坑的地步。”

雷天骥几句话又捅到了刘祖勋的痛处，刘祖勋的脸上立即红一阵白一阵，尴尬万分地僵在那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就在众人嘻哈嬉闹的时候，一个坐在桌子上首、身穿中山装、留着大背头、年纪约在五十开外的汉子却在沉思默想。他叫曹匡文，是今晚聚会的召集者和主持人。几个月前，当湘南和粤北还未解放时，他还是地处粤湘交界的云江县的国民党伪县长，手握生杀大权，可谓威风八面。曾几何时，随着湘南的解放，他从伪县长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一下沦为丧家之犬，逃到粤北武水县的深山野岭里，过着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

这种流亡生活仅过了几个月，他却感到恍若隔世。他深深地慨叹世事无常，短短的三年里，八百万之众的国军被共军打得落花流水，像鸭子似的被赶到了台湾和海南岛，共产党的五星红旗插遍了中国大陆。这真是莫大的悲哀啊！

悲哀归悲哀，曹匡文时刻也没有忘记他担负的使命。就在半年前，他即将被赶下伪县长宝座的前夕，国民党广东省绥靖司令在广州约见了她，向他传达了上峰的旨意，这就是要他把散落在粤北的地主武装、土匪、兵痞和流氓恶霸收罗起来，组成反共武装，以配合国军阻击南下的共军。这位司令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匡文兄，上峰对你寄予厚望，好好干吧，前途未可限量啊！”说罢，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为了尽快完成绥靖司令的重托，曹匡文心急火燎地从广州赶回云江，立即着手网罗各路绿林和残余势力。谁知天不从人愿，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岭南，曹匡文“不让共军越过湘粤赣边一步”的誓言也就成了泡影，他自己也继续过着亡命山林的生活。

躲在深山野岭的日子是难熬的，失落宝座的痛楚，丧家犬的耻辱，随时被解放军抓捕的惊恐，不时地冲击着他的内心深处，使他整天坐立不安。他曾不止一次地诘问自己：难道就这样完了吗？然后他自己又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常常把自己比作困在深潭里的蛟龙和屈居会稽山的勾践，自信有朝一日会升腾万仞，报仇雪耻。就在曹匡文伸长脖子等待机会的时候，从台湾潜回粤北的邱忠庭几经周折在深山里找到了他，向他传达了台湾“国防部”让他组建“粤湘赣边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由他出任中将司令，以及建立粤湘赣反共游击基地、配合国军反攻大陆的指示。曹匡文高兴得跳了起来，看来自己这条久困的蛟龙就要跃出深

潭，冲上云霄了！

让曹匡文伤透脑筋的是，他原来的党翼、喽啰一个个死的死，俘的俘，逃的逃，看来是指望不上了。他把目光从云江扩大到武水、锦江和梅岭等几个县，盯上了蜘蛛山的雷天骥、老鹰山的雷鹏、紫云山的苏玉霞和白狼山的刘祖勋。于是派人送去请柬，邀请他们来参加今晚的聚会。

众人的哄笑声把曹匡文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他抬头扫视了众人一眼，见雷天骥一脸怒容，刘祖勋一脸尴尬，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于是他端着酒杯走了过来，站在雷天骥和刘祖勋中间，一脸笑容地说：“都是自家兄弟，别为几句话伤了和气。”说完，扭过脸来狠狠地瞪了刘祖勋一眼：“还不快向雷团总赔个不是。”

刘祖勋明白这是老上司曹匡文在给他打圆场，他立即就坡下驴，来到雷天骥身边，一躬身，用谦卑的口吻说道：“晚辈刚才多有冒犯，请雷老团总多多原谅。”

雷天骥怒气未消，昂头坐在凳子上纹丝不动，看也不看刘祖勋一眼。刘祖勋碰了一鼻子灰，可怜兮兮地望着曹匡文。

曹匡文转身面对雷天骥，脸上满是笑意：“天骥兄消消气，祖勋是个粗人，说话不知进退，你宰相肚里能撑船，就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吧。”

雷天骥心头的气还没消，气呼呼地说：“雷某今天是奉你曹县长相召来商量要事的，不是来听疯狗吠人的。曹县长，要是没要紧的事，雷某这就告辞了。”说完，腾地站起身，作出一副马上要走的姿态。

雷鹏也在一旁附和着：“是呀，要是没什么紧要的事，我们也该回去了。”说完也站了起来。气氛一时显得紧张起来。

曹匡文见势，快步上前拦住雷天骥，满脸堆笑地说：“天骥兄请落座，今天请诸位到此，确有要事相商，此事关系党国前途命运，还有赖诸位同心协力。”

雷天骥粗声粗气地说：“酒也喝了，气也受了，有什么要紧事你就快说吧。”

曹匡文笑着解释道：“还有一位未到，稍等一会吧。”

二

曹匡文正待回答，“砰”的一声，大殿的门猛然被推开，两个年轻女子闯了

进来，走在前头、年龄在二十四五的样子、身披黑色披风的女子笑着向众人一拱手，娇声说道：“紫云山苏玉霞见过各位。”

苏玉霞和她的女伴的到来，好像一股清泉注入一潭死水一样，大殿的气氛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场的人好像都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不快，目光都“唰”地一齐盯在苏玉霞脸上，人人都恨不得自己的眼睛长出钩子，立马把苏玉霞钩进自己的怀里。有两三个人一边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苏玉霞的美艳，一边不停地咽着口里的唾沫。

曹匡文指着苏玉霞，笑容满面地介绍道：“诸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紫云山寨主苏玉霞女侠。”

“欢迎苏女侠光临。”一位留着分头，西装革履，风流倜傥的汉子站起来带头鼓掌。

“欢迎，欢迎。”众人也跟着噼里啪啦地鼓起掌来。

“请问这位小姐是？”曹匡文指着站在苏玉霞背后村姑打扮的年轻女子礼貌地问道。

“我的姐妹，秋桐。”苏玉霞礼貌而又干脆地答道。

曹匡文热情地说：“苏女侠，今天大家有缘相聚，我也把在座的各位向你介绍一下。”接着把苏玉霞引到众人跟前一一作了介绍。曹匡文每介绍一位，苏玉霞即含笑拱手一下。轮到介绍刘祖勋时，刘祖勋一边向苏玉霞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一边谄笑着说：“霞姑，多日不见，这一向可好？”

苏玉霞见是刘祖勋，脸上立即显出厌恶的神色。她用鼻子“哼”了一声，猛地把脸别开，弄得刘祖勋尴尬地愣在那里，伸出去的手半天也没收回来。

在座的所有人都介绍完后，曹匡文指着一个空位子说：“苏女侠，请入座。”

苏玉霞没有马上入座，她落落大方地说：“曹县长，听说你受了伤，我立马叫手下姐妹到韶州买了点云南白药，今天特地送来给你。”

曹匡文呵呵笑着：“苏女侠，白药就用不着了，实话告诉你吧，我请你来是有要事相商。”

苏玉霞的大脑立刻“轰”地响了一声，一种被人欺骗、愚弄的屈辱感袭遍全身。她极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半晌，她那激动的心情才逐渐平稳下来。她满腔怨愤地对曹匡文说：“承县长大人看重，我一介女流，对你所说的要事一窍不通，也不想过问。玉霞就此告辞了。”说着转身招呼秋桐就要离去。

“苏女侠且慢，”曹匡文跨上两步，用手势拦住苏玉霞，满面笑容地说，“苏女侠既然来了，不妨坐下听一听，或许听了后会改变你原先的想法。”

见曹匡文如此强蛮地挽留自己，苏玉霞有点犹豫了。觉得自己如果执意要走，未免太驳了曹匡文的面子，日后在江湖上不好相见。想到这里，她勉强应允道：“既然曹县长如此盛情，小女子只好遵命了。”

该到的人都到齐了，曹匡文习惯性地轻咳两声清了清嗓子，然后打开了话匣子：“诸位，刻下共军气焰太盛，大陆十之八九沦入其手，共党上月还在北平搞了个什么开国大典。蒋总裁高瞻远瞩，离开大陆前，曾专门指定国防部制定了一份《关于大陆沦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计划》的绝密文件。”

说到这里，曹匡文像变戏法似的，从上衣袋里掏出一沓发了黄的皱巴巴的纸张，在众人面前抖了抖，又侃侃地说了下去：“总裁的部署是，在全国建立若干个反共游击基地，发展游击武装力量，待下一步国军反攻大陆时，配合国军一举光复大陆。”

“从今天起，直属国防部的‘粤赣湘边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就算正式成立了，现在请台湾来的邱特派员宣读委任状。”说完，自己带头鼓起掌来，在座的大多数人也跟着鼓起了掌，顿时大殿里响起了一片稀稀落落的掌声。

西装汉子站了起来，慢条斯里地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一张盖有台湾“国防部”大印的委任状，朗声读了起来：

“曹匡文，任粤赣湘边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中将总司令。”

“哗，了不得，曹县长当上中将总司令了！”刘祖勋第一个叫了起来，“总司令，弟兄们跟着你干，也要弄个一官半职干干吧！”

“是呀，叫花子还平分讨来的东西哩！”又有几个人起哄道。

“别急嘛，在座的各位都有。”曹匡文笑眯眯地说。

“雷天骥，任粤赣湘边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第一支队少将司令。”

雷天骥激动得脸色通红，腰板挺得笔直，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刘祖勋，任粤赣湘边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第二支队少将司令。”

刘祖勋受宠若惊。为了验证自己是否在做梦，他在自己的大腿上狠狠地拧了一把，立即感到一种钻心的疼痛，他这才相信眼前的事实。

“雷鹏，任粤赣湘边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第三支队少将司令。”

雷鹏没有表现出半点的激动，只是抬起眼皮瞟了邱忠庭一眼。

“宋时贵，任粤赣湘边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第三支队上校副司令。”

雷鹏不禁一愣，自己跟这个宋时贵素不相识呀，怎么弄到自己身边当起副司令来了？他悄悄地拿眼睛瞟了瞟曹匡文。

像是看透了雷鹏的心思，曹匡文笑着向他解释说：“时贵兄可是一员干将，有他在你身边，你就像多了一条左膀右臂，会干得更风生水起。”

雷鹏一脸无奈，只好淡淡地说：“让总司令费心了。”

邱忠庭继续宣读下去：“苏玉霞，任粤赣湘边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第四支队少将司令。”

“嚯，苏女侠这回也当上司令了，可喜可贺！”刘祖勋忘记了刚才在苏玉霞面前碰了一鼻子灰，一脸讨好地叫道。

一直没有说话的雷鹏这时也插了嘴：“苏女侠，不，苏司令，这回我们可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了，希望我们好好地合作。”

苏玉霞缓缓站起身来，向曹匡文和邱忠庭一抱拳，用不冷不热的语气说道：“谢谢曹总司令和特派员厚爱，委玉霞以重任，但玉霞乃山野女流，当惯了闲云野鹤，向来无心于政治，只求自在度日，支队司令一职，还请另择贤能。”

邱忠庭仰起脸，笑咪咪地试探道：“莫非苏女侠嫌支队司令的官职太小？这个还请苏女侠放心，一旦苏女侠在今后的反共复国事业中建立了功勋，邱某定当报请台湾方面，为苏女侠加官晋爵。”

苏玉霞急着申辩道：“不，玉霞向来视富贵如浮云，支队司令尚难胜任，加官晋爵更不敢奢望。还请总司令和特派员高抬贵手，放玉霞一马，玉霞自当感激不尽。今晚时辰不早，玉霞还有其他事情要办，就此告辞。”说完，转身招呼秋桐匆匆出了大殿，翻身上马，很快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望着苏玉霞、秋桐渐渐消失的背影，曹匡文、邱忠庭呆呆地站在原地，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三

也许是苏玉霞的断然离去给在座的众人心头泼了一瓢冰冻的冷水，场面上一片冷清。

曹匡文见火候已到，立即站了起来，用极富感情的语调说道：“诸位，匡文

不才，承蒙蒋总裁厚爱，委此重任，曹某不胜惶愧。当此共党肆虐，党国艰危之时，匡文愿与诸位同舟共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为完成蒋总裁的反共复国大业，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匡文此心，天人共鉴！”说完，抓起面前的一只酒杯，狠力往地上一摔，酒杯立即被摔成碎片。

邱忠庭立即抚掌称赞道：“曹总司令果然是党国的忠勇之士。有总司令等一大批党国中坚的同心协力，反共游击基地何愁建立不起来，蒋总裁的反共复国大业何愁完成不了！”

曹匡文的慷慨陈词，邱忠庭的推波助澜，无异于给在座的众人注射了一支吗啡，大家的情绪又被煽动了起来。

雷天骥霍地站了起来，把手中的酒杯往桌上一蹶，唾沫四溅地说：“干，老子等的就是这一天，他娘的，前一阵子我的军师要我搞什么‘掏光养肥’，可把老子憋坏了。”

人群中响起了一阵哧哧的笑声。

邱忠庭笑着纠正道：“是韬光养晦。”

雷天骥搔了搔大脑袋，自我解嘲地说：“管他是养肥还是养瘦，老子这一百八十斤就交给他娘的反共复国事业了。拼着颈上这颗头颅不要，也要跟共党干到底！”说完重重地坐了下去，屁股下的木板凳立即被压得吱嘎直响。

曹匡文赞许地说：“雷老兄果然是反共老将，豪气不减当年，可敬可佩。”

雷天骥得到夸奖，满是油脂的胖脸泛起红光，他洋洋自得地说：“豪气不敢说，可我雷天骥跟共党玩命，从来就没有含糊过。别的不说，光是民国二十三年冬天，朱毛红军路过这一带时，我就带着民团一千弟兄跟红军干了一仗。”

“雷老兄想必大获全胜吧！”一直闷头喝酒的宋时贵插话道，语气中带着几分讥诮。

雷天骥脸上不由得显出一丝尴尬的神情。他这辈子也不会忘记，当年猫公山阻击红军那一仗，手下一千团丁损失了三分之二。他自己如果不是熟悉地形逃跑得快，早就当了红军的俘虏了。但他毕竟是一个老江湖，脸皮比城墙还要厚，当下他讪笑着说：“大获全胜不敢说，可也没有全军覆灭，我这不还好好地坐在这里嘛！再说，后来我还杀了八个红军伤兵呢。”

“听说这里面还有一个女的。”雷鹏插嘴说。

“谁说不是呢。”一谈到杀人，雷天骥顿时来了精神。他手舞足蹈地说：“那

是一个刚生下孩子的共产婆，为抓她我还丢掉了三个弟兄的性命呢。他娘的，这共产婆可刁了，任你使出十八般刑具，她就是不开口，我只好把她送上了西天。唉，只可惜没抓到那个共产崽，要不我也会一刀结果了他。”雷天骥的脸上现出十分懊恼的神情。

邱忠庭转脸对刘祖勋笑问道：“刘司令对建立反共游击基地有何高见？”

刘祖勋早就想表白自己了，当下他眼露凶光，杀气腾腾地说：“没说的，一句话，干就是了。我刘祖勋别的本事没有，跟共产党对着干，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今后曹总司令、特派员要我向东，我绝不会向西，要我去南，我不会去北。我要是有半点异心，那就是婊子叉开腿生的。”

刘祖勋的话引起了一阵嬉笑声，连曹匡文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但很快他就敛住笑容，转脸对雷鹏说：“谁都知道雷鹏兄是智勇双全的赵子龙，想必对建立反共游击基地早就胸有成竹了吧！”

雷鹏迎着曹匡文投过来的目光，用不紧不慢的语调说：“打游击，配合蒋总裁反攻大陆，兄弟我是一百个赞成。但打仗不比小孩子玩‘过家家’，得有真枪真炮，弟兄们总不能拿烧火棍跟共军打仗吧！”

曹匡文好像早就料到雷鹏会提出这个问题似的，雷鹏的话音刚落，他就爽朗地笑道：“雷鹏兄不必过虑，装备的事，台湾方面早有准备，只等我们这边行动起来，国防部自然会源源不断地空投过来。”他把脸转向邱忠庭：“特派员，是这样吧！”

邱忠庭当然明白曹匡文的用意，他马上用不容置疑的口气道：“总司令所言千真万确。兄弟这次动身回来前，毛人凤局长曾亲自接见我，除了委托我带回诸位的委任状外，还许愿拨给机枪两百挺，美制新式步枪两万支，手枪两千支，冲锋枪两千支，以及弹药、服装等一大批。只待这边的游击基地建立起来，毛局长就会亲自派飞机送过来。”

刘祖勋第一个嚷道：“我的妈呀，老子打从娘胎出来就没见过这么多武器装备啊！”

雷天骥也高兴得合不拢嘴：“哈哈，老子的队伍这回要开洋荤了。有了这些美式武器，弟兄们手上那些老掉牙的‘汉阳造’、老套筒、土炮、鸟枪什么的，就该他娘的扔到武水河里去了。鹏仔，你说是吧！”

“鹏仔”是雷鹏的乳名，雷天骥按辈分是雷鹏的族叔，所以他无论在什么场

合都叫雷鹏的乳名。

雷鹏面无表情地说：“是倒是，就是不知道哪个猴年马月才能空投过来呢！”

一句话点醒了雷天骥，他把脸扭向曹匡文，粗着嗓门问道：“曹总司令，这些武器什么时候空投过来啊？该不是哄弟兄们开心吧！”

曹匡文连忙正色道：“天骥兄说哪里话来，武器装备的事可是毛局长亲口对特派员许下的，他决不会食言的。至于何时空投过来，那就要看诸位的努力了。”

曹匡文把话说到这个分上，众人都好像吃了定心丸，情绪又高涨起来。

曹匡文见风使舵，他把话锋一转，对正在陶醉的众人说：“台湾空投武器不会假，但我们千万不能坐等，要做出点动静，让台湾看一看我们这些人不是吃干饭的。眼下最要紧的是招兵买马，扩大队伍。据我所知，这附近各地都散落着许多民枪，回去告诉弟兄们，要连人带枪拉过来，拉够一个班的当班长，拉够一个连的当连长，拉够一个团的当团长。”

“要是那些穷鬼们既不愿交枪，也不愿上山呢？”雷天骥担心地问道。

曹匡文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不一会，从他的牙缝里缓缓地挤出三个字：“杀——无——赦。”

邱忠庭趁热打铁，用极富煽动的话语说：“诸位，兄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要爆发，美国的先头部队已经在上海登陆，蒋总裁也决定明年初反攻大陆，目前的局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报效党国建功立业的时机到来了。眼下共党的政权刚刚建立，人心不稳，共军的大部队又开到了大西南和沿海，后方空虚。我们要趁共党立足未稳之机，狠狠地给它一点颜色。”他端起酒杯：“来，为粤赣湘边反共救国军第四纵队的壮大，干杯！”

“干”，“干”，“干”，众人纷纷举起酒杯争先恐后地碰了起来。匪首们的叫嚷声，在寂静的山野里，就好像野狼的嚎叫声，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第二章 猛虎回山

一

山区的霜来得比平原早，刚过小雪就开始下霜了。头天夜里刮过西北风，第二天天明一看，田野里、屋顶上、山坡的草叶上就抹上了厚厚的一层白盐似的霜粉。

随着晨雾渐渐消散，山林里现出了一队队生龙活虎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有的在爬山，有的在爬树，有的在跳涧，有的在攀越悬崖。军号声、吆喝声、呐喊声，粗重的喘气声响成一片。尽管初冬的早上寒气袭人，但战士们身上的军衣都被汗水湿透了，贴在身上黏黏糊糊的，让人很不舒服，但谁也顾不上擦一把。

这是解放军某部“猛虎团”正在组织全团战士进行适应性训练。

这个团是一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部队，从它诞生起就经受着战火的洗礼，抗日战争中参加过艰苦的反“扫荡”战斗，解放战争中随着大部队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粤北山区，打过了无数次恶仗、胜仗，立下了赫赫战功。指战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方人，习惯了平原作战，初来乍到，对南方的水土，特别是山地作战仍不大适应。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根据上级的命令，部队在一个月前就结合休整进行了艰苦的训练，以适应南方山地作战的需要。

在一面陡坡上，几十名战士正在往上攀爬。一名大个子战士由于身体肥胖，加上背着枪支和背包，体力渐渐不支，累得他直喘粗气，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同在一起爬坡的一营营长董大山见这情形，马上赶了过去，把他背上的背包和步